



淮海前線日擊記

崔左夫著

☆新文藝出版社



崔 左 夫

淮海前線目擊記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• 上 海

報 告
淮 海 前 線 目 擊 記

著 者 崔 左 夫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1年3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5000冊

1951年4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上海印5001—8000冊

1953年1月新一版上海印8001—14000冊

書號 (354) [I III 20] 定價 洋 2,3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華文印刷局承印

*
* *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開往前線·····	一
一周間·····	九
火線紀事·····	二六
淮海前線目擊記·····	三〇
*	
國外寄語（後記）·····	二七

開往前線

華野『淮河』支隊在北上南下千餘里的跋涉中，戰士腳底下跑起了滿腳的大砲（泡），肩頭上被槍枝、彈藥壓得紅腫起來，但是他們反而一天一天的加快速度奔赴前線，山東解放區人民的盛意歡迎感動了他們。

穿過『花果關』

在前衛部隊起程前兩三天，地方羣衆團體已經沸騰起來了。他們互相奔走傳遞着消息：『新四軍同志要南下殲滅敵人了……』他們在新四軍經過的莊頭上搭起了綵門，老遠的就看到牆上斗大的標語：

『敬祝同志們一路健康！』『把反動派打回去！』

我們一路過着綵門，單從臨朐到戚城五十里的短途中，一天我們就過了十二

道綵門。

部隊經過每一個莊子，老百姓從自己樹上摘下了鮮美的花紅、梨子、棗子、葡萄，成擔成籃的送到部隊經過的地方，許多小姑娘、小孩子、兒童團、姊妹團……在路旁等候着，把一堆一堆的水果分送給戰士，並且用親切的口吻說：

『同志，拿去吧，咱們自己人，快跟上前面的隊伍吧！……』

我們有許多戰士因為水果已吃得太多，出發前就下決心今天不受老百姓的慰勞品了，每當發現前面是分送慰勞品的所在，便用一個快跑步想通過這道『花果關』，但當他跑過幾十米達以後，打算停下來時候，後面的戰士在叫着：『你子彈箱上的花紅掉下來了！』他掉過頭來，才知道今天的決心又不成功啦！便羞澀地從地上拾起慰勞品，向慰勞的人羣揮着手，表示無限的敬意和謝意，後面便響起了『劈拍……劈拍……』的一陣掌聲。

許多輜重部隊的民伕，他們擔子上也被投滿了水果。

『俺不要的，你送給同志們吧，我是民伕呀。』供給處的一個民伕把擔子停

下來，向羣衆分辯着。

『俺知道，拿去吧！』大娘們揮着手，『佚子也應該拿慰勞品呀，你不是擔着新四軍同志的子彈嗎？』

民佚無可回答的笑了，戰士們也笑了。

聽不完的歌聲

每一座莊頭上都擺着十幾大缸的茶水，民兵們像做喜事一樣的忙碌着。

『你們這許多缸那裏來的？』我問，『那來這許多開水的呀？』

一個民兵中隊長滔滔不絕的回答我：

『聽說新四軍同志要南下打反動派，咱們老百姓可歡喜啦，這許多缸是老百姓自動的把鹹菜缸騰出來的，都用開水洗過，很乾淨。前兩天，莊上每家都燒開水啦，一擔一擔的送得來，你看——那不是？……』他一手指着一邊，在牛欄旁邊，一個中年女人擔着一副瓦罐子，扶着她五六歲的小女兒，一步一步的走過來。

一碗一碗的開水擺在路旁邊的檯子上，許多大娘像母親一樣的端着開水送到戰士的面前，一定要他們喝。她們不讓戰士們歇下來，她們體貼到戰士們一停下來，便要掉隊了。

路旁邊的秧歌隊拿着各式各樣的小旗子，喊着響亮的口號，孩子們的拳頭在空中揮舞着。

『新四軍同志遠方來，請喝一杯茶……』這是成年人的歌聲，從民兵隊伍中傳來。

『大熱天，如火熱，咱們上前來慰勞……』兒童團的小學生唱着小調子。

『新四軍同志們，咱們擁護你……』這是姑娘們的聲音。

歌聲，歌聲，聽不完的歌聲。

等着，等着！

有一天，我們在部隊出發前四五個鐘頭的光景，先向目的地進發。

一莊又一莊，一程又一程，茶水呀，秧歌隊呀，都等候在路旁，當我們走過時，他們總不免探問着：

『隊伍什麼時候到呀，同志？』

『謝謝你們！』我們答，『大概還早呢，再隔三四個鐘頭吧！』

『我們等吧！』人叢中嚷了起來，接着便是『劈拍劈拍』的一陣掌聲，歡送我們這股『尖兵』。

天黑了，夜把村莊公路吞沒了，遠處一叢黑黝黝的樹林出現在面前，我們便向那裏走過去，近了，明耀的火把，人聲，鑼聲……

這是今天行進路線上最大的莊子——楊砦。

當我們走近了莊頭，區長同志便向我們打聽，我們說大概半夜以後部隊才會到，區長立刻把這個消息向民兵、兒童團、婦救會、姊妹團傳達，最後他提意見要大家暫時回到自己莊子去休息，等部隊到了再吹哨子集合。

『不行！不行！區長，咱們就在這等着吧！』大家齊聲回答，『咱們不用回

去，就在這裏露營等新四軍同志。同志們跑得，咱們就等不得嗎？」

區長順從了大家的意見，廣場上的人羣都和衣躺下了。

我們一直走着，走着，儘情的談着，笑着。

一片白茫茫的沙河橫躺在面前了，公路到這裏好像斷了似的，只有遠處聽到『噤哩咕嚕』的人聲，這時我們三個人都束手無策了。

『我提議回到區長那莊上想辦法。』許光遠說。

『誰呀？是隊伍嗎？』一個老人從『噤哩咕嚕』的遠處走過來問。

『是呀！我們是隊伍。』

『我們知道了，到這兒你們走不了的。』

『到××莊還有幾里路呀？』

『十六里。不大，可是怪難走的。』

『大爺，你告訴我們怎樣走吧！』

『別說啦，』老人走到我們前面，把手上的煙袋一揮說，『跟我走吧，咱們等久了，就是等着送你們到那莊的。』

老人領我們走過一段小路，又爬到山腰上，又走過一處山谷，再是一片沙河，就到了目的地。

老人撇開我們，回頭就走了，他說要很快的回去領後面的大隊來。

孩子們的要求

解放區的兒童都熱愛自己的軍隊。

他們成羣的擠到公路旁邊，用閃亮的眼光貪戀的望着南進的隊伍。

當我們參謀長的坐馬氣吁吁的走過時，幾個八九歲的男小孩，突然跳到公路上，抓住他的馬鞍，他們知道這位騎者一定是位指揮官，便天真的提出了要求。

『請你快下命令吧，』小孩的代表說，『叫新四軍同志歇下來，讓同志們到咱莊上啦啦，在這樹蔭下也好，抽一枝咱們的煙捲，喝一口咱們燒的棗子茶，說

點打仗故事給咱聽聽好不好呀？……』他一連串講了許多。

我們這位身經百戰的參謀長是難以對付這羣天真可愛的小孩了，我這時只好做一個調停的人。

『小朋友們，謝謝你們的好意，但是，我們是不能耽擱的，陳軍長要我們很快就趕到前線去，無論如何也不能休息的，放開馬吧，小朋友。』我說。

孩子們的母親在後面叫起來：『好吧，讓同志們開拔吧，打仗是不能耽擱時間的，知道嗎？』

孩子們被母親趕散了，他們失望的大眼乾巴巴的望着隊伍。參謀長的馬在戰士的行列中馳去了，他從馬背上回過頭來，用含笑的眼光看了看那些孩子。

親愛的兄弟姊妹們，現在我們來到前線了，我們正在迎擊着反動派的進犯，我們一定要打更多更大的勝仗，來回答你們的熱望！

一周間（日記）

夜 奔

——十二月十三日——

下午接到了命令：『部隊立即南進——參戰。』這喜訊馬上飛傳到部隊中去。大家爲久久醞釀着的求戰情緒所興奮着。於是一刻不停地準備、動員、傳達任務。

很難忍耐的等到傍晚。太陽慢慢的藏到山谷中去，閃爍着告別的金光。

部隊從周圍村莊向集合場走來。在團部莊子的南門外整齊的坐下，機槍手把機槍一齊排列在前面，槍衣被卸在一邊，槍膛裏喝飽了油，大家都默默的不作一聲，只有值星營長一個人在部隊中間走來走去。

這是華東野戰軍一縱隊的一個年輕的步兵團。

團長彭壽生身上披一件厚絨皮大衣，後面跟着兩個警衛員，向集合場走來。他是一位資歷很深的指揮員，長期的戰爭奪去了他的右手，年齡在三十以上。威嚴的兩眼不斷地注視着部隊前面整齊排列的機槍手們。一張地圖的角露在他大衣的口袋外面。在他嚴肅的面貌上，顯着激動的神色。戰士用兩眼緊緊的望着他。他開始講話了：

『要打仗了，戰場在六十里之外。敵人一共有六個旅，我們的任務是攻堅。同志們！我們第一次參加大規模的兵團作戰，我要求大家好好幹，完成任務。好不好？』

『好！』幾千個喉嚨像爆炸一樣爆炸了。

『在這個有重大意義的戰役裏，爲了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，爲了保衛山東解放區的大門，千千萬萬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寄託在我們身上，我們要負起捍衛的責任，決不讓反動派破壞人民的幸福生活……』

每一個戰士，都堅決地接受了命令。

開始出發了，先頭部隊以超常的速度向目的地前進！

部隊在寒夜中奔馳，冷風鑽進了戰士的毛孔，但他們都不感到冷，他們的心早已烈火般的飛到火線上去了。

沒有燈火，沒有喧鬧，行動了一夜。

等 待

——十二月十四日——

黎明。

部隊到達了作戰的陣地。敵人的『空中之客』（飛機）還沒有出現。部隊在晨曦中做好了一切偽裝，四周派出警戒。軍事指揮員都已出發看地形，各個戰鬥單位都掘好了掩蔽部、防空洞，人員、武器都藏在防空洞裏。

整天沒有動靜，前面槍聲是響了，但是我們的一個團卻沒有接受到任務。戰士們心中都很焦急。團部的命令很簡單：抓緊戰前一分一秒鐘完成一切準備工作，利用時間休息。

連隊政治指導員都分別傳達了上級政治機關規定的戰場紀律：任何人都要嚴守俘虜政策，未放武器前，堅決消滅他；放下武器，不加侮辱，不搜腰包。守好戰場羣衆紀律，除戰鬥需要外，不許損壞羣衆樹木、房子、莊稼。……

下午，兄弟部隊傳來了勝利消息：『○八部隊收復峯山，殲敵五百餘。……』團部也召集了連以上幹部會，下達了當前情況：

蔣匪五五師預三旅，六十九師六十旅，二十六師四十一旅，整十一師四十八旅、一一八旅、十一旅，及直屬匪國防部工兵第十五團，六十九師九十二旅之二七六團（該團前在淮北漁溝、朝陽一帶被我華中野戰軍大部殲滅，後在蘇北抽拉壯丁整補而成），六個旅十四個團兵力。本月初於宿遷集結，配合飛機十餘架，於六日分兩路沿宿（宿遷）新（新安鎮）公路向我沈陽進犯，七日進至曉店子、嶂山鎮、人和圩、來龍港一帶。

對當面敵人的情況，每個指揮員都清楚地了解了，而且也意識到：敵人這六個旅的命運已經在我軍高級指揮員的巨掌下安排好了。

遠在一個月前，我們還在擔任着『保衛魯南策應蘇中』的光輝作戰任務的時候，在蔣介石一手製造下的內戰矛頭向江北伸展過來了，蘇中平原到處燃燒起戰爭的烽火。我蘇中新四軍健兒，在粟裕將軍的天才指揮下，奮起自衛，創造了七戰七捷的輝煌勝利，在一次一次的惡戰裏，十萬蔣軍的就殲，已經嚴重的教訓了那些戰爭的玩火者了：解放區的軍民是不可侮的。然而他們仍醉心在自己的夢想中：『三個月解決蘇北問題。』如今又唆使庸將戴之奇率領着六個旅的兵力向沈陽進犯，我們將再一次創造着光輝的殲滅戰，叫敵人進來回不去。

入晚，南面遠處的地面上，升起一朵火燄，接着二朵、三朵、……拉成一條火燄線。這是告訴人們：敵人是已被分割緊包在這些據點中了。

控訴

——十二月十五日——

粉紅色的霞光透過樹林，天亮了。